

怪异如都市《山海经》
离奇似现代版《聊斋》

正奇录

作品 WORKS
从 从 从
SHI CONG CI

1949年至今
最轰动中国的民间绝密档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事录. 3 / 蛇从革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 1

ISBN 978-7-5463-6846-7

I. ①异… II. ①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0352 号

异事录 叁

著 者 蛇从革

责任编辑 周海莉 乐琳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 - 18 号底商 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 - 63109462 - 1104

发行部: 010 - 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6846-7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3109462 - 1104

目录

第一章 玉真宫 / 1

当疯子和赵一二在西坪摆脱不掉楚大的纠缠的同时，
王八在北京做什么？

玉真宫被烧毁，和当年的瘟疫有什么联系吗？

少都符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步？

第二章 诡道算术之算沙 / 76

诡道五种算术，学会后，究竟会付出多少的代价？

疯子和王八终于分道扬镳。

第三章 黑暗传 / 148

汉人的史诗——《黑暗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民俗学者从宜昌兴山的崇山峻岭中发掘整理出来，为世人所知。但是《黑暗传》的版本从来都是流传于民间，在打丧鼓的民间艺人嘴里代代相传，歌声只在葬礼仪式上出现。

赵一二留给疯子的那本《黑暗传》，对疯子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第四章 龙蛇争霸 / 236

天下道家门派众多，但每个门派，都有一个秘密的修炼派系——入阴。

每年的七眼泉都有众多道家修炼入阴的门人聚会，相互交流切磋。但是每隔十三年有一个过阴人推选，却让这些原本清静无为的道士，变得狂热执著。

诡道能否在这次聚会，一战成名。王八会为此目标施展浑身解数，他能成功吗？

第一章 玉真宫

当疯子和赵一二在西坪摆脱不掉楚大的纠缠的同时，王八在北京做什么？

玉真宫被烧毁，和当年的瘟疫有什么联系吗？

少都符到底强大到什么地方？

大雨把庭院中央的八角亭笼罩住，雨水从亭子顶的四周滴落，砸在水泥台阶上，迸裂四溅，融入水流，渗进泥土里。

王八站在亭子的正中，仰头望着亭子顶部。他已经连续看了两天，每天从早上看到天黑。

这是个占地面积几亩的复合式四合院。围出两三个大大小小的院子。

四合院并不是整齐的四方形的布局，房屋的走向和八角亭的顶盖一样，是个很不规则的多边形，并不等边，房屋夹角也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好几间房间从平直的走向中，突兀地伸出一段，有长有短，有直有斜。

院内空白的地方到处种着树木，却没有一株能超过屋顶的高度。四周纵横的老式平房，都还是民国时期的遗留建筑。这个复合式的四合院掩藏在大片的北京老式胡同里毫不起眼，如一株蒿草隐藏在茂密的草丛中。

王八到这里已经五个月了，他从没想到这世上会存在这么一个地方。当老严带着他在胡同里七拐八绕地走到这个四合院的门口，王八不禁诧异，老严办公的地方，竟然是如此寻常。但进去之后，王八在屋内走了一段就明白了，这房屋并不简单，里面的布局，隐藏的奇门，远远在自己的理解之外。

王八没有多问，老严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吩咐他先休息，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来。交代完毕，老严走了。

王八连忙追问：“你的办公室在哪里？”

“你若是连我在哪里都找不到，我岂不是看错人了？”老严丢下一句话。

王八立即知道了老严办公室的位置。王八大致知道，这个四合院，是以后天八卦的方位为基础布置的，然后衍生的洛书走向。王八不禁奇怪，这房屋若是单独建在大片的空地上，倒还罢了，可是修建在民居之中，又安排得如此合理，和旁边胡同的民居完全融为一体，这可是件难事。王八想到这里，心里隐约想到，也许这个房屋的基础几百年前就布置完毕。现在的建筑都是几百年来渐渐修缮完整的。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有人轻声敲门，带着王八去了食堂。

王八看见有十来个人坐在里面就餐。他们边吃边说着话，看样子已经很熟。自己是新来的，于是走到一个角落，坐到桌上，马上就有人送上饭菜，有肉有菜。

王八对吃的本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吃了几口，王八发现，饭菜里总是少了点味道。王八毕竟是湖北人，吃饭的口味还是略微偏向麻辣，菜里少了辛辣，让王八不太适应。

菜里没有葱姜蒜，任何刺激性的作料都没有。戒五荤，王八知道了。这里的人都是道教的戒律遵守者，所以连饮食都刻意不放五荤。

五荤乱气，看来他们都在修行。可是没有一个人穿着道袍，全是穿着寻常的衣服。

这些人仿佛都没看见王八，都继续就餐。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停地到处张望，看见王八了，端了饭菜坐到王八对面。

王八看了看这个年轻人，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

“正乙？”年轻人对王八很好奇，轻轻问道。

王八笑了笑，摇摇头。

“全真？”年轻人不死心，又问道，可随即就笑起来，“你肯定不是全真，不然我会认得你。”

王八不做声，等着小伙子继续猜测。

“龙门……”年轻人指着王八笑着说，“我不会看错。”

“不是。”王八答道。王八看着年轻人，眉清目秀的，白净面孔，有那

么点道骨仙风的影子，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轻飘飘的，不像普通人那么低沉。

“广慧，就是啦，”年轻人说道，“这下我可猜着了。”

王八正要提醒他猜错，年轻人却兴奋地自己介绍起来：“我是方浊，清静一门的。”王八低头不语，他刚来，到现在还不清楚这里的状况，还不想表明自己的身份。

旁边的一个三十上下的女子，对着方浊喊道：“方浊，到处跑什么，回来吃饭。”方浊耸耸肩膀，站起来，走过去。

王八匆匆吃了两口，食物太清淡，没有什么胃口。一个食堂的工作人员走了上来，问道：“师父，不爱吃吗？”

王八指着菜，苦笑一下。

“你不戒荤？”工作人员很奇怪。

“不戒。”王八答道。

“哦。”工作人员明白了，连忙撤掉王八桌上的饭菜。王八连忙制止，“没事，没事，我能吃。”

工作人员却坚持把饭菜端走了。王八心想，这下可好，吃都没得吃了。

那些戒荤的人脸上就不太好看。一个老者嘴里哼了声：“贪图口腹之欲，谈何清修。”

王八饿着肚子回房，刚坐到床上，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食堂的那个工作人员，招呼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另一个人手上小心翼翼地端着一个东西，王八一看，诧异不已，那人手上一个托盘，上面竟然是一个火锅。那人把火锅放到王八的桌子上，然后摆放味碟和碗筷，还有粉丝、鸭血、冻豆腐等配菜，有条不紊地摆放完毕，就走了出去。

王八受宠若惊，站在房里不知如何是好。

“你肯定是四川来的。”工作人员说道，“四川人口味都重，我专门从丰台那边一家川菜馆子弄来的火锅，那家厨子的手艺很正宗，你尝尝。”

王八非常不好意思，连忙道谢：“太麻烦你了，这怎么好意思……”

“哪里的话，我可不能怠慢您呐。”工作人员说道，“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跟我说，我马上做到。”

王八不说什么了，拿起筷子吃起来，边吃边招呼工作人员：“你吃了没有，一起啊。”工作人员拘谨地站着，摇着头。

“我看你也没吃，帮我弄这火锅，肯定把你吃饭的时间也耽搁了。”王八坚持道，“你不吃，我也不吃了。”

工作人员这才坐下，可是没有筷子，对王八说道：“看来真不能陪您了。”

正说着，门口站了一个人，正是在食堂遇见的那个叫方浊的年轻人。

工作人员一看到方浊，就说道：“小方，帮个忙，帮个忙，王师傅要我陪他吃饭……”

方浊走进来，对着工作人员说道：“施叔叔，又在偷嘴。”

“哪里，哪里。”老施连忙摆手。

“是我一个人吃得没劲，让他陪我。”王八替老施解围，他看出来方浊是在开玩笑。

方浊也坐了下来，手在头上拨弄两下头发，手伸向老施，手中多了一双漆木的筷子。

王八一看大奇，看来能进这大院的人都非比寻常，这么个小屁孩竟然都会这一手。老施把筷子接了，又夹了粉丝放进火锅，对着王八说道：“您先，您先。”

王八不客套了，他知道自己若是不吃，老施肯定不会吃。

粉丝煮好，王八夹起吃了一口，愣住，对老施看着。

老施连忙问道：“怎么啦？不合胃口？”

“不是。”王八苦笑道，“好辣。”

方浊笑着说：“看你吃火锅，还以为你是青城来的……看来不是。”

王八问道：“小方，是吧，你怎么这么爱打听？”

“这里都没人陪我说话，”方浊说道，“本来以为跟着师兄到了北京，能透口气，谁知道，比咱道观里还要闷。”

“这么多人还嫌闷？”王八边吃边说。火锅虽然很辣，但是味道的确很好。

“好吃吗？”方浊看见王八饕餮的样子，不禁羡慕。

“你也吃点。”王八邀请方浊，“你再变双筷子出来。”

方浊看着王八说道：“你刚才说很辣，到底什么是辣味啊？”方浊说着话，却没有要吃的意思。

“你没吃过辣椒吗？”王八奇怪地问道。

“是啊。”方浊回答，“我从来没吃过辣椒，还有茺荑，知道这世上有这些东西，可是从没吃过。”

方浊看着王八吃得有滋有味，脸上露出羡慕的神色。

老施虽然刚才客套，可是现在既然吃上了，也就不再客气，不停地把配菜往火锅里下，吃得比王八还多。吃到兴起，竟然从怀里掏了个小瓶子，是那种二两半的牛栏山二锅头。举起来，向王八示意。王八连忙推辞。

“哦，”老施说道，“你戒酒的，是不是？”

“我不喜欢喝酒。”王八说道，“若是我师父来了，你的酒可不够喝。”

“有小方在，怎么会不够喝呢。”老施笑道，把瓶盖拧开，往嘴里倒去。

方浊眉头皱起，看来他很讨厌白酒的味道。老施嘴巴凑着瓶口，仰着头，却喝不到一滴酒，用手抖了抖酒瓶，还是没有。

老施把酒瓶拿到眼前，仔细地看，刚开盖子的酒瓶，里面一滴酒都没了。王八这下看清楚了，方浊的确会隔空移物，不知道是天生的本领，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老施对方浊说道：“小方，你就别作弄我了，行个好。”

方浊说道：“你喝可以，但是不能把酒气散出来，我不能闻。”

“行啊行啊。”老施连忙答应。

王八看着老施一副饕餮的模样，突然就想起了疯子和赵一二。他们现在应该到西坪了，不知道师父的魂魄没了，疯子能不能照顾好他。

应该能吧，王八安慰着自己。却不知道，楚大现在正发狂地折磨赵一二，疯子却一筹莫展。

“你不会天天就待在屋里打坐吧？”方浊问道，“我闷死了，在这里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念经打坐，都没人跟我说话，想出去，师兄也不让。”

王八说道：“那个叫你的，是你师兄啊。”

“是啊，什么都管，怪不得嫁不出去。”方浊说道。

“你师兄能嫁人？”王八奇怪地说道。

“她是俗家，能嫁人的。”方浊一本正经地说道，“现在道观的执事是我，可是她还是管着我。”

“听我师兄说，过两天我们这里要来一个很厉害的人。”方浊神秘地说道，“听说是一个很古老的道家门派，那个门派的执掌要来这里。”

“古老的道家门派执掌要来？”王八纳闷了，老严到处网罗这么多道家门人，野心很大，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是啊，”方浊说道，“听说那个人很厉害的，把阴瘟都给压制了。他们还说呢，老严以后要把职位交给他。”

王八一听，嘴里的一口鸭血呛进喉咙，烫得咳嗽起来。

“不会是你吧！”方浊好奇地说道，“他们说，还要过一段时间才来啊。”

王八苦笑道：“看样子是我。”

“那你会什么本事啊？”方浊好奇地说道，“快使出来我看看。”

王八说道：“我只会治鬼，别的都不会。”

“你肯定在骗我。”方浊不相信，王八面前的火锅倒转过来，却一滴汤汁都没有流出来。

“别闹啦，小方。”老施说道。

“你会不会？”小方问道。

“不会。”

火锅又回到原处，汤汁里突然冒出一条尺把长的青龙，在汤汁里游动，然后钻进火锅中间的炭炉。

“这个这个，”方浊急切地问道，“你会不会？”

王八不说话，摊了摊手。

“你连这么简单的都不会，”方浊说道，“你肯定不是他们说的那个人，你这么年轻，看样子也没修几年道……”

“你这么年轻，”王八说道，“不也是清净派的执掌？”

“我生下来就在道观呢。”方浊说道，“我修道的时间比你可长多了，我们辈份很高的。把你门派报上来，我看看你的辈份，说不定，你要叫我师叔祖都不一定。”

“我的门派有点特别，不和你们道教一路。”王八说道，“我行的是诡道。”

“没听说过。”方浊遗憾地说道，“看来想认个下辈也没戏。”

王八说道：“怎么，当一个门派的执掌还不够啊？”

“别说了。”方浊说道，“道观里就两个人，师兄和我。到时候师兄嫁人了，就我一个人当个光杆司令。”

“哈哈。”王八忍不住笑起来，“你不是说你从小在道观里吗，谁教你光杆司令这句话啊？”

“难道我不上学吗？”方浊说道，“我也要读书的。”

王八和方浊两人说着话，老施很少插嘴。吃完后，老施把火锅都收拾了。

方浊还在喋喋不休：“你过两天带我去天安门看看啊，我来了这么久，师兄都没带我去过，那些人，一个比一个闷，都不愿意带我出去。”

“小方……”老施觑着脸对方浊说道，“再帮个忙啊。”

方浊想了想，对老施说道：“好吧，你先把东西放回厨房。哪一家餐

馆啊？”

“巴渝酒家，离我们有十七里路。”

王八送方浊和老施出了门。

方浊还在惦记：“过几天带我去天安门啊。”

王八回房，洗了澡上床睡觉，躺在床上不停地想着明天见老严，老严到底是个什么意图，难道老严真的要自己接班？从明天开始，自己将要面临什么呢？

王八又想到疯子和赵一二了，疯子现在肯定开心得很，西坪上那么多腊肉和苞谷酒，岂不是正得其所好。给他这么个美差，他现在肯定不会再埋怨自己不跟着师父回西坪了吧。念到此处，王八不禁想到，疯子这人就是单纯，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去想，有点肉吃，有点酒喝，就心满意足。

王八拿出老严配给他的卫星电话，却发现根本就没信号。王八走出门，往外看了看，看见附近的屋顶上有一些类似天线的装置，跟接收卫星电视的差不多，王八就明白了，想着过段时间出去再打吧。

王八又回到屋内，沉沉睡去。

第二日天刚亮，王八便爬起来，发现院子里其他人早已起床，都在院子中的亭子里坐着。王八本以为自己已经起得很早，没想到旁人竟然起得更早。

王八昨晚已经大致想好了这个四合院的布局，一刻不耽误，向一个斜角处走过去。走到一排平房的最左端，起手的第一个门。王八站了一会儿，手向木门推去，门是虚掩的，应声而开。

屋内没有任何座椅和家具，就地板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八卦，仅此而已。

老严坐在八卦的中间，不是正中间，而是坐在阴鱼嘴处。眼睛闭着，但知道王八进来了，用手向屋角摆了摆。王八会意，轻轻踱到屋角站着。

王八看见老严身边的八卦，除了乾坤两卦，都站立着鬼魂。老严御鬼的法门的确很高深。道家养鬼术，本是一个正统的御鬼法门。只是民间的

神棍，只求速成，不惜用自身的精血养鬼，甚至被所养的鬼魂反噬也在所不惜，将这光明正大的法术弄成歪门邪道。但老严的方法，是绝对正宗的御鬼术。

身边的六个鬼魂，都端正地立着，静静随着老严的吐纳，一同修炼。

老严的确行的是仙道。王八还是不能接受，诡道不认同修仙，王八自己也认为修仙是虚无缥缈的事情，可眼前老严的法术，的的确确就是修仙无疑。王八从老严所御的鬼魂身上，看不到一丝阴凉，仅凭此，就知道老严的功力真纯。

老严周天结束，对王八说道：“长话短说，我今天又要出去了。你要在这里待着。”

“你去哪里？”王八问道。

“我们崂山出了点事。”老严答道，“这是门派私事，就不带你去了，你就待在这里，如果半年后我还不回来。你可以离开北京。”

“不行，我师父……”

老严丢了一串铜钱在地上，看了看，对王八说道：“你和赵一二，师徒缘分已尽。”

“师父出事了？”王八大惊，“我现在要告辞。”

“卦象注定的事情，你不信天命？”

“我不信，”王八说道，“我相信这是能改变的。”

“你怎么改？”老严问道，“你拿得回赵一二的魂魄吗？”

王八愣住。

“你有这个本事，还跟我到北京来干吗？”老严说道。

“既然你都说我师父会出事，”王八答道，“我在这里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好吧，如你所说，你去扭转。”老严说道，“那你也要学点东西再回去，你把我的两仪御鬼术学会了，再叫上你那个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可是我师父……”

“你师父今年不会出事。”老严问道，“你还有七个月的时间。”

“七个月能学多少东西？”王八问道。

“你在跟赵一二之前，学了多久？”

“师父只教了我入阴和顺道，用术其实都是我以前学的。”

“我学会御鬼用了二十三个月，”老严顿了顿，“你只有七个月时间。”

“我能做到！”王八坚定地回答。

老严看着这王八，面无表情地盯了一会儿，说道：“希望我没看错你。”

王八说道：“我从不会让人失望。”

老严岔开话题：“我走之后，你可以到处行走，但是不能离开北京。这里任何一个房间，你都可以进入，至于怎么进，就看你的本事了，没人阻拦你。甚至你若是想请教他人的法术，也没问题……喏，拿着。”老严扔了一个工作卡给王八。

王八看了看卡片，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卡，有激光条码，印着“中国国家道教协会×××××”。

王八把工作卡挂在身上：“我想我没时间出去了，七个月，时间太短。”

老严站起来，叹了一口气，对王八说道：“你出去吧。”

王八站着不动。老严问道：“你还有事？”

“我有点事情，还没想明白。”王八慢慢问道，“既然你相信这世上的事情都已注定……那你这么多年到处奔波，是为什么？”

老严眯着眼睛，看着王八，一言不发。屋里安静很久，老严说道：“这句话，有人问过我一次……”

“是不是我师父？”王八问道，“你们当年就认识？”

“希望你比赵一二要懂得顺应天意。”老严示意王八可以走了。

王八回到房间，心里不能平静，不停地思考，师父和老严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看来老严对师父很失望。为什么？

王八想了许久，从房间里走出，走到西南角，进了一个房间。果然和他的预料一样，这是藏书室，里面全是道家的书籍。《道藏》放在靠门处。王八没什么兴趣，他很早就看过。

可是走到一半，又回头，果然，很多册都是以前没看过的。

王八从这个书架走到另一个书架，惊讶极了，这些书都是世上佚失已久的道家经典，第一排依次放着《黔娄子》、《黄帝铭》、《黄帝四经》、《黄帝君臣》、《力牧》、《捷子》、《郎中婴齐》……

王八连忙翻出《力牧》，这本书王八在读书时，从一些古老的书籍中看到过某些残缺片段，但是从没见过全本。王八迫不及待地把手翻开来看，一些想了很久的法门在书中记载的文字点醒下，融会贯通起来。看过几十页，王八已经不能边看边想，而是合上书本，靠在书架上，慢慢想着自己学的道术，一点一点地印证。

正想着，老施走了进来，轻轻唤着王八：“王师傅，吃饭了。”

“这么快就到中午了。”王八摸摸头。

“不是中午，”老施说道，“是晚饭啦，我中午到处找你，也来过这里啊，怎么就没看见你……幸亏小方告诉我你在这里。”

吃饭的时候，王八看见自己的饭菜和旁人又不一样，是老施专门弄的。王八感激地望向老施，老施示意，这是他的工作，不能怠慢。

一晃一个月过去，王八天天待在藏书室。看着这些古老的藏书，印本都是明清两代翻印，心里感叹，这些民间失落已久的东西，竟然都在这里收藏着。自己若非跟着老严到这里来，哪里知道还有这么齐整的书目。

王八和其他的道家众人没有过多的交流。但从第七天开始，王八也早早起来，和旁人一起坐在亭子里。可是第一天就迟了，第二日更早点，寅时二刻就起床，坐到亭子里，果然，旁人陆陆续续到来。大家看到王八到来，也不奇怪，坐下后，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所有人都来自各门各派，修行的方式都不一样。千百年来，道教的派系又各自开枝散叶，有些门派已经差别很大。